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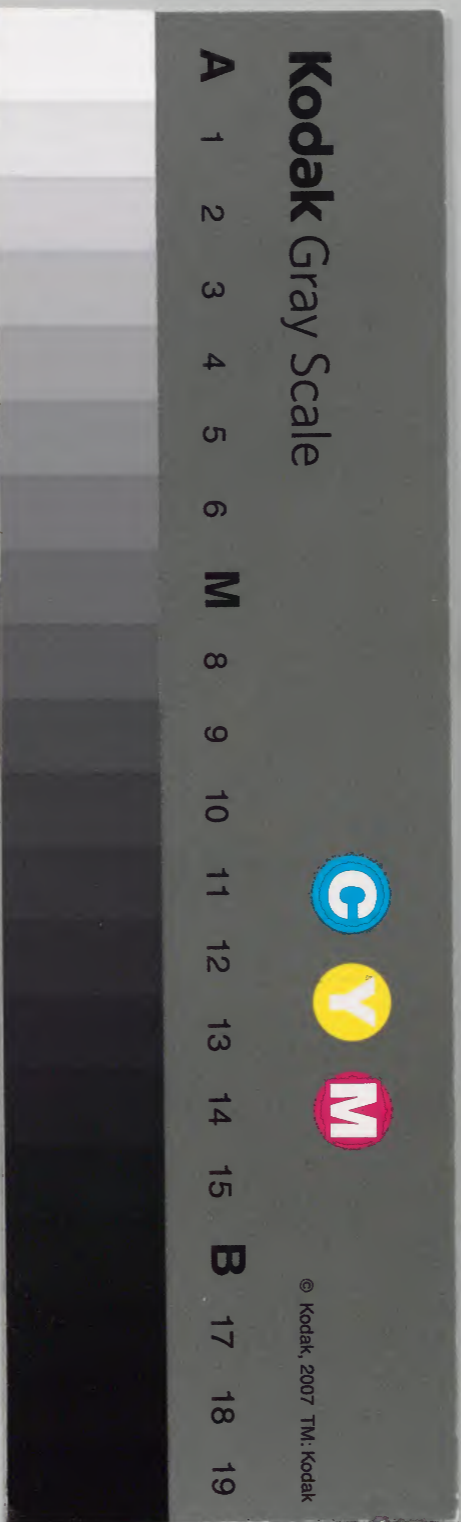
三國志

吳志

卷十四之二十

終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76)
函號	別 10 1



三國志 吳志

卷十四之二十

終

吳志卷十四

淺草文庫

晉陳壽撰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

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
 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略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
 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
 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德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
 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黃龍元年權稱尊
 號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
 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牟衛等皆為賓客
 衛音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吳錄曰慎字孝敬廣陵人竭
 忠知已之君纏綿三益之友
 特人榮之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為侍中補武昌
 左部督治軍整頓孫時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勲德俱茂
 朕所敬憑宜登三公以副眾望以為太尉慎自變久為
 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為之隕涕鳳凰三年卒子

耀嗣玄丹楊人衛南陽人吳書曰衛初為中庶子年
 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
 心敬待惟衛及宜詔郎豫章揚迪拒絕不與通時人咸
 怪之而蕃後叛逆眾乃服之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綜
 作賓友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
 達幽究微則顧譚疑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既
 微游夏詞科則范慎衛乃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
 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衛
 卒以此言見咎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權遷都建業
 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官府留事登或射獵
 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
 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
 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
 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孟覺

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
 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
 聞即時召見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
 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滅
 損太官殺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為之加膳
 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關
 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新
 城使登居守摠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
 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
 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

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

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

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吳書曰弟和有

待之如兄常有欲讓之心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

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

當委離供養埋齒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

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此為哽結耳臣聞死生有

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况臣愚

陋年過其壽生為國嗣没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悞

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

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黃老
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
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孝聰哲德行清
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略博達器任佐時張
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人宜委腹心出可爲爪牙
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牟衡辯捷有專對之
材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翻
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
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
選置臣官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

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爲衆
衆以財爲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
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爲政聽民律令與時推
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
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謇謇在公
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闕
澤嚴峻張承孫怡忠於爲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
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
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烏之
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

戒時君子以為忠豈況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
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絕而後書聞權益以摧
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時為豫章太守不
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
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謚登曰宣太子
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
守如法後三年改葬蔣陵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軍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
殺國除吳歷曰孫和以無罪見殺眾庶皆懷憤歎前司
馬桓慮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立英事覺皆見殺英
實不知謝景者字叔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
之以為前有顧劭其次即景數年卒官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七
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尚曰
新北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不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
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羣后故曾衛於周
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朝為國鎮
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
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羣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奸寇恣
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
以慮宜為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
於是假節開府治牛州

吳書載權諡曰期運擾亂內邪
時曹威罰有序干戈不戢良慮

氣志休懿武畧夙昭必能為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任顯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為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郵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修文德外經武訓持盈慎乃心無忝所受 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避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為置宮衛使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赤烏五年立為太子時年十九闕澤為大傅薛綜為少傅而蔡頴張純封備嚴維等皆從容侍從 吳書曰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雕玩珍異之賜諸子莫得比焉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傳愛

好人物頴等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豐偽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潛恨不復會同飲食數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安 張純字元基數之 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 有異績擢為太子輔義都尉 是時有司頗以條書聞事和以為奸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曰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構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券

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
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耻非其次
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
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
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
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
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為歡乃命侍
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常曜退而論奏
和以示賓客時蔡頴好弄直事在署者頗數焉故以此
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

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
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
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
廢黜魯王霸覬覦茲甚陸遜吾蔡顧譚等數陳適庶之
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為魯王霸支黨譖翹日與蔡遂
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

為魯王初拜簡同宮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為太子
國王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
自侍御賓客造為一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
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
胤大都督施續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祀太子驃騎
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
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權
患之譏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



敗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所謂之亂矣
臣松之以為袁紹劉表謂尚琮為賢本有傳後之意異
於孫權既以立而復寵霸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
袁劉昏悖甚矣步騭以為德度著稱為吳良臣而何附於
霸事同楊竺何哉和既正位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
猶將義不黨庶無所聞而和為令嗣乎夫邪僻之
人豈其舉體無善但一為不善眾美皆亡耳騭若果有
此事則其餘不足觀矣呂岱全珠之徒蓋所不足論耳
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
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
勅據晃等無事忿忿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
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
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
吳歷曰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二君鼎峙
實不宜且推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聖慮老臣雖

死猶坐之年即頭流血辭氣不納晃言斥還出
里孫皓即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忠諫亡身封
晃子緝為東陽亭侯弟幹恭為立義都尉尉緒後亦至尚
書僕射晃女南人見胡中答問吳書曰張純亦盡言極
諫謹幽之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眾咸
寃之吳書曰權寢疾意頗感寤欲徵還立太元二年
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吳書曰和之長沙行過
官寮聞之皆憂慘以為為檣木危非又安之象或言鶴
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復
愛國士儻神靈以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
此告寤大意乎
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
臨去恪謂遷曰為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又
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

孫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
辭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
焉孫休立封和子皓為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皓
卽阼其年追諡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
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陽九縣為吳興郡
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
二年七月使守太匠薛珣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
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宮僚中軍步騎二千人
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皓引見仁親拜送於庭

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勤
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生生日皓悲喜涕淚悉召

公卿尚書詣
闕門下受賜

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

皓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其翌日拜廟

薦祭獻歆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晝夜娛樂有司奏言

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

吳歷曰和四子
皓德謙俊孫休

卽位封德錢塘侯謙永安侯俊拜騎都尉皓在武昌吳
興施但因民之不堪命聚萬餘人劫謙將至秣陵欲立

之未至三十里住擇吉日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
親親卽斬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親出擊大破之但兵

裸身無鎧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
敢殺以狀告皓皓醜之母于皆死俊張承外孫聰明辨

惠為遠近所
稱皓又殺之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崇

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

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牟衡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爲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金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爲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合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

企嚮嚙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富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竒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寄安

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爲
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
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
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
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柰何以情相迫
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
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皓卽
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
傷縣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爲齊王居

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
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
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
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
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
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
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
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
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
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

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
今防茅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
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
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
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
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
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
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
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
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
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
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
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
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
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
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
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
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
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
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

能受之今者恪等悽悽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戕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傳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

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

及變除坐廢為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封為章安侯

江表傳載亮詔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為庶人連有赦令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渚孤有兄獨爾云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

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毋仲姬墓在豫章

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裂俊夷

三族誅奮及其三子國除

江表傳曰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皓不聽奮以此見疑本

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

不得嫁取女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齋菴木賜奮奮不受藥叩頭干下曰老臣自

將見子治生求一息無豫國事乞以餘年皓不聽父子皆飲藥死臣松之案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皓即位尚

猶未久若奮未死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二十四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

則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

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子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

禍矣

卷十四終

吳志卷十四終

吳志卷十五

晉陳壽撰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

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

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上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德皇帝諱改為賀氏齊父輔
長永寧少為郡吏守剡長賊更斯從輕俠為奸齊欲治之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吳志卷十五

傳

一

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
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當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
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
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焉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
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候官長商升爲朗起
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
寧長晏爲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
使乞盟齊因告喻爲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
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
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不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

女婿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
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衆出降候
官旣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
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戶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
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吳色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
連屯漢興吳五姓吳名五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
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音干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爲賊
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爲所斷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汗
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
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

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
 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
 人拜為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為建平縣十三
 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黟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
 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萬
 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帥陳僕祖山等二
 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
 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
 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
 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道夜令潛上乃多縣

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
 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
 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眾大軍因是直上大破
 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
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
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
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
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楛選有
刃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提楛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
子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
擊殺者齊復表分歙為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六縣
 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
 六年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

即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為臨水縣吳錄曰晉改為臨安被命詣所

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吳書曰權謂齊曰今

俗貢珍狻獸率舞非君誰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

開主業臣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未行效鷹

犬之用臣之願也若殊俗貢珍賜齊輶車駿馬罷坐住

駑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

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

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王

王海等起為賊亂眾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

降服棟其精健為兵次為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

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

盛所失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

幾至危殆齊時率二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

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當

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

為終身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

慙謹以慰心非但書諸紳也受曹公印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

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

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

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

往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

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勢齊性奢綺尤好

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

千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闔艦之
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
州牧初晉宗為戲口將以衆叛如魏還為斬春太守圖
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為恥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
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斬春遂生虜宗後四
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會稽典錄曰景為
越賊校尉御衆嚴
而有恩兵器精飾為當時冠絕早卒達頗狂氣多所犯
達故雖有征戰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
人子質位至虎牙將
軍景子邵別有傳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
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

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
陽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陽太守柔
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
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
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徐衆評曰
禮子事父
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邀
名未盡父子之禮 臣松之以為子路聞斯行諸子
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
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媛市義汲黯振救之
類全謂邀名
或負其心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
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
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

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荅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荅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

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吳錄曰琮至明賞罰時治富春

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

江表傳曰琮還經過錢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蓋囑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士以為榮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吳書曰初琮為將甚

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江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自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為琮有太臣之節也尚公注嘉禾二年督步騎

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

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
敢微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為人
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近初權將圍珠崖及
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
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
病轉相污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
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
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
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爲不忠琮既親重家族
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

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

降魏以爲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等亦降

魏皆歷郡守列侯吳書曰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

授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督孫亮即

位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

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晉王

霸賜死小子吳孫

權外孫封都鄉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爲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

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

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

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治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爲

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

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

吳書曰建安十六年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二

千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塞城魯嫌疑斷道亭計不立權遂召岱還

建安二十年督

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

吏共入陰山城合眾拒岱岱攻圍即降三郡克定權留

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闔羽復

為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

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

代步騭為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

制以博為高涼西郡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

破之是時桂陽浚陽賦王金合眾於南海界上首亂為

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

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趾太守士燮卒權以

燮子徽為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

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

為廣州岱自為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

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

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

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

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

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

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徽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上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

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為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

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眾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

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即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眾遂為列將相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險作亂自致梟首相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既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掃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搔擾岱

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
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僞署
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
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
曰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
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
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
知上馬輒自超乘不尚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
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
耶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為兩部岱督右

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
兵蒲圻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
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
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
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
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襦與共
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
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
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
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

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襦葬送之制務從
約儉凱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美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爲寧國長
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以魴爲錢唐侯
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陽西部都尉黃武
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爲鄱陽太守
與胡綜戮力攻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
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誦挑魏大
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
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二曰魴以

千載微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
寔爲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
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
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
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
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
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
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
於山谷之間遙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
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

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
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
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
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
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
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
速賜祕報魴當俟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
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譴責靖勤自
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
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燼不復厚雖或
斲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
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集灼未知驅命竟在何時人居
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推當陳愚重
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小垂詳察忖度
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
復爲亂爲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
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
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
陽別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貨運糧以爲
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

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
鮪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爲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
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
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
參著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
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牋託叛爲
辭目語心計不宣唇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勅之
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鮪建此計任之
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
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

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鬼爽
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爲後
信一齎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
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
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卽應
人倡之爲變聞聲響應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薺
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
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
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
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鮪當從南對岸歷口爲應若

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卽自
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
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
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
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
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
六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
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壘
使卽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
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

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
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
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効若留一月日
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
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
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
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
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
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濶狹之間輒得
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魴賤乞加隱秘伏知

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啓事蒸仍乞未罪恠魴
因別爲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
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輸展萬
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舍臣無効猥發優命
勅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
爲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
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請休於
許爲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
督竭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無
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公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

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
成盛勳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
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
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
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
陸遜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頗
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
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
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
禪將軍賜爵關內侯

徐衆評曰夫人臣立功勳節雖非
一塗然各有分也爲將執將鼓則

有必死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必得所義在不
苟飭為郡守職在治民非君所命自占誘敵髡剔髮膚
以徇功名雖事濟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
受爵非君子所美臣松之案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其害吾粲唐咨嘗以三千

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飭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飭遣
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
乞出平地自改為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飭在郡十三

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
為東觀令無難督虞預晉書曰處人晉為御史中丞多

建威將軍西征眾寡不敵處臨陣慷慨奮不顧命遂死於戰場追贈平西將軍處子玘札皆有才力中興之初並見寵任其諸子姓悉處列位為揚土豪右而札凶恣放恣為百姓所苦泰寧中王敦誅之滅其族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會稽典錄

曰牧父緒樓船都尉兄駟上計吏少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齒時號為遲訥駟常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為不然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

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

君慕承宮自行義事續漢書曰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

之宮便推輿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

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覽佳
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
止之為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

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

名徐衆評曰牧蹟長者之規問者曰如牧所行犯而不

讓乎哉荅曰異乎吾所聞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

知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

殆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爲讓非其義

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仁安得爲仁哉

蒼梧澆娶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

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於君而執其父忠

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

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

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遷而不

取可以爲難矣未得爲仁讓也夫聖人以德報德以直

報怨而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必不得已二者何從吾從

孔子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

也會稽典錄曰高涼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

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衆數千人

歷十餘年以侯爵雖縉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

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興太守羊銜與太常

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

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

此在郡四年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

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賊

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貴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封

都卿侯徒濡須督

會稽典錄曰牧之在濡須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與侍中東觀令

朱育宴慨然歎息育謂牧曰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願者猶以於邑况於侯也牧笑而荅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錄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為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為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為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劍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雎大皇帝時陸丞相請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二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為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勢終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之有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

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會稽典錄曰牧天子盛亦履恭讓為尚書

郎弟狗領兵為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為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略名將屢經於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狗計後半年晉果遣將修信陵城晉軍平吳狗領水軍督臨陣戰死也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違外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呂岱清洛在公周魴譎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奸子獲譏毀名云

吳志卷十五終

吳志卷十六

晉陳壽撰

潘濬 陸凱 弟胤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吳書曰濬

為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為郡功曹年未三十荆州牧劉

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穢不修濬按殺之一

郡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荆州以濬為治

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拜濟輔

軍中郎將授以兵江表傳曰權克荆州將吏悉皆歸附

與致之濟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

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

為軍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制國

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

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中拭其面

濟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

陵部從事樊佃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

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濟濟答以五千兵往足

可以擒佃權曰卿何以輕之濟曰佃是南陽舊姓頗能

弄脣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佃昔嘗為州

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

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濟將五千往果斬

平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吳書曰芮玄卒濟并領玄兵

社字宣嗣從孫堅征有功擊虜社為九江太守後轉

吳郡所在有聲玄兄字文鸞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

為會稽東部都尉卒玄領兵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

溧陽侯權為子登揀擇淑媛羣臣咸稱玄父社兄良並

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娉玄女權稱尊號拜為少

府進封劉陽侯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濟諫權權曰相與

濟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惡弦絕括破皆能為

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濟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

絕不復射雉遷太常立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濟節督

諸軍討之信賞必行法不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

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吳書曰驃騎將軍步騭屯涇口

濟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為害加厲有名勢在所所媚不

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

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為眾作

殿濟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蕃以

口辯為豪傑所善濟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濟聞大怒

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

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
熱惻惻悵累旬疏到悉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
人感恠濟而蕃果圖叛誅夷眾乃歸服江表傳曰時
濟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問濟於武陵太守
衛旂者云濟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旂以啓
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旂表以示於濟而召旂還

官免先是濟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

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右將軍朱據等皆見禁

止黃門侍郎謝宏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荅不能佳

宏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荅宏曰得無潘

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宏謂曰潘太常常

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

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濟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

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濟乃大請百寮欲因會

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濟

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

權引咎責躬因誚讓大臣語在權傳赤烏二年濟卒子

翦嗣濟女配建昌侯孫慮吳書曰翦字文龍拜騎都尉

後代領兵早卒翦弟祕權以

姊陳氏女妻之調相鄉令襄陽記曰襄陽習溫為荆

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祕過辭於溫問曰先君昔

因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

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祕為尚書僕射代溫為公

平甚得州里之譽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為永

興諸監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象手

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大
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爲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
陳苾於零陵斬苾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
爲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
軍孫休卽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
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
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語在皓傳
室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
敢迂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
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沂流供
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
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
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
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
桀紂君明闇於奸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
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
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
政於滯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
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
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

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代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堵礪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

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
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
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
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
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
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
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
羅網之網四方之民緦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
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
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

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
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
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
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
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
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
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
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
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
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

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溥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疆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旣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嘗

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
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
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
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皓深警懼云
吳錄曰舊拜廟選兼大將軍領二千兵爲衛凱欲因此
兵以圖之令選曹白用丁奉皓偶不欲曰更選凱令執
據雖暫兼然宜得其人皓曰用留平凱命其子禕以謀
語平平素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宣凱旨平語禕曰聞
野豬入丁奉營此凶徵也有喜色
禕乃不敢言還因其啓凱故輟止予連從荆揚來者得
凱所陳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
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爲凱藏之
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

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皓事足爲後戒故鈔
列于凱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
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
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
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
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
江表傳載凱此表曰臣拜受明
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
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
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

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彀瑣才凡庸之管昔從家隸超步紫闈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

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士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

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釀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

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
 為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
 帝時交阯反亂寔由茲起是為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
 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
 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
 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文於其位然後考績黜
 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
 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
 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寃囚死者吞聲
 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

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江表傳曰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

目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
 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旆立敢諫之鼓武公九
 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
 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畧陳其
 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捨棄臣
 言而放奢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
 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聞於天命以心密
 之敗不遺二十稔也臣常念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
 可使後人復念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
 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眾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
 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
 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
 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頓煩上事往往留
 中不見省報於臣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
 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
 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
 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膺而涕泣雨集也臣年
 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

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耆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獻欷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夫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災感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修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貴雖殿辛之理臺秦王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剪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魂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意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常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攝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

猶冲讓未肯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

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

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

相譖構胤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吳錄曰太子自懼黜廢而

魯王覬覬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

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為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使

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胤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

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

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

由竺白頭惟胤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

言胤所述召胤考問胤為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

共為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權疑竺泄之及服以

為果然後為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

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以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

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士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脇之以威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胤卒子式嗣爲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
丈夫格業胤身潔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吳志卷十六終

吳志卷十七

晉陳壽撰

是儀

胡綜徐詳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郡
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

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名皆有義
體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
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橫
主忌諱使儀易姓氏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

康熙三十五年

吳志卷十七

傳

一

改族融既失之儀又不得也

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
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
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
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
不自屈為周舍邪既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
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
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
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摠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
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
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

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
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
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
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為之屏息儀對曰今刀
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
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荅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
亦得免
徐衆評曰是儀以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讒邪
以害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邪妄之
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尚之忠不陷君勇不懼聳
公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四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
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傅二宮存身愛名不亦宜乎
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

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傳
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
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
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
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
本書三四上爲傳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
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
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
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
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
之對之歎息卽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時
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
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
愚管之言上干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
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
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及寢疾遺令素棺歛以
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
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
書策薨權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

郭長權爲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爲書部與是儀徐謙
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
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
宗叛歸魏魏以宗爲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爲寇害
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
拜權爲吳王封綜儀詳皆爲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
舉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
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
是生狼狐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
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
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
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
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
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大時制
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
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旣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
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寔使之
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闢
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
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蜀閩權

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爲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
下都建業詳綜並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
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
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
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往往而
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
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
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愧無因緣得
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
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
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
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
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
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吳
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
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
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
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
骨肉恩義綱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摠河北之軍
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

建亭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
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
略素不下人視彼數于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
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
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
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卽位疑奪
其任遂云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
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馼爲名
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奏使光口
傳而已以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
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
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足鑒而
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
月以幾曾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
之聲絲絲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
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
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護見
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
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
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

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
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
伍員奉已自效不當徵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
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言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志志
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
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
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
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間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
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
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
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
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
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旣自多馬加
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
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
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問實
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
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
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日昔許子遠舍袁就曹
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氏向使曹氏不

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欵欵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為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為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

即召入蕃謝荅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補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在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吳錄曰蕃有口才未作廷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既為廷尉監眾人以據普與蕃親善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為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吳歷曰權問普卿前盛稱蕃又為之怨望朝廷使蕃反叛皆卿之由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

吳郡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與事業者也儀清
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
其榱椽之佐乎

吳郡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與事業者也儀清
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
其榱椽之佐乎

吳郡太守

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吳錄曰冲後仕晉尚書郎

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與事業者也儀清

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

其榱椽之佐乎

吳志卷十八

晉陳壽撰

吳範

劉惔

趙達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

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
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
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
劉表竟死荆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
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
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
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
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
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
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

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
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
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爲好範
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劉備盛
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
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祕惜
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吳錄曰範獨心計所
以見重者術術亡則
身棄矣故初權爲將軍時範嘗自言江南有王氣亥子
終不言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爲侯及立爲吳王
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

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拜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
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為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
其愛道於已也削除其名範為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
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
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
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
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
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
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
叩頭流血言與涕並吳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

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

用多為會稽典錄曰滕字周林祖父河內太守朗字步

不迴撓初亦忤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語見黃武五年

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是業絕權追思之募三

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

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曰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
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山軍臨敵須臣言而
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臣
松之案範死時權未稱帝此云陛下非也

劉惔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亭孫輔以
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
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為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

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陽
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聞是時邊鴻作亂
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
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爲奇惇亦實愛其
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
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筭之術
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
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
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

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
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
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
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
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
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
精微若是達實愛其術自闕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
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
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
齎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

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筭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膝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大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

吳書曰初權即尊號令達筭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

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言

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

曰當迴筭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閒居無為引筆乃自校乃歎曰吾筭詭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筭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

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通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駿再從子也圍其莫與為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與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姬能相人及範惇達八入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為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畧度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筭役心

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齊江魏承
漢緒受命巾畿達不能豫覩兆萌而流竄吳越文不知
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聖王
於著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象故聖王
迴轉一籌可以鈎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
志其大者無所取諸 臣松之以為盛云君子志其大
者無所取諸故評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為
非理自中原酷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
也焉知達不第其安危知禍有少利在東南以全其
身乎而責不知魏氏將興流播吳越在京房之籌猶不
能自免刑戮况達但以祕術見薄在悔吝之間乎古之
道術蓋非一方探曠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
易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哉達之推筭窮其要妙
與知幽測隱何愧於古而以禪梓限之謂達為妄非篤

論也 抱朴子曰特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入人家
門前陳水申對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洲還遇大
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沈淪吳主甚悵恨明日使人
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
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
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
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
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為燼而光端坐
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
又曰吳景帝有疾求覘視者得一入景帝欲試之乃
殺鵝而埋於苑中築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履履服物者
其上乃使覘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家中鬼婦人形狀者
當加賞而即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
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
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
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鵝死亦有鬼
也 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
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為介君為起宅
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遠
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

皆立生可食吳主其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為正
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
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培汲水滿之并求鈎象起餌之
垂綸於培中須臾果得鱸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不
象曰故為陛下取以作生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
厨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壘甚好恨爾時
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值吳主指
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
行人謂曰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
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
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
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促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
還到吳厨下切鱸適了臣松之以為葛洪所記近為惑
眾其書文頗行世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神術之術
詐可測量世之臆斷以為惑
眾所謂夏蟲不知冷冰耳

吳志卷十八終

吳志卷十九

晉陳壽撰

諸葛恪

滕胤

孫峻

留贊

孫綝

漢陽興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

江表傳曰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

機莫與為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頰廣額大口高聲

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待太子登講論道藝並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吳志卷十九

傳

為賓友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
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
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
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
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
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噉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
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
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
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
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羣臣

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遠告丞相為致好
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
下之外覩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
此類也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羣臣使至
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羣下不起禕朝之
日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
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
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
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
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修己而已又問卿何如滕胤恪
答曰登階躡履臣不如胤迴籌轉策胤不如臣恪嘗獻
權馬先錫其耳范慎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
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
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朝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
曰願太子食鷄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鷄卵
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江表傳曰曾有白頭鳥
巢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

最老履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

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與掌

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

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恪以丹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

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

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

萬眾議咸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

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

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其逃

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

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後狃之騰木也時觀間隙

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蠶至敗則鳥

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

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

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

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

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

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

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

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徒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曰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間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鏑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掃兇慝又充軍用藜藿稂莠化為善草魍魎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

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
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
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
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
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
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僻由彥賜不受
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
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
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
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聘其所任若於
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濶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
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
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
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
原其本起非爲大讎惟坐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
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
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
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
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爲隙且
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

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為怨
 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已故遂廣其理
 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
 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
 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
 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吳書曰權寢疾議所
 付託時朝臣咸皆注
 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
 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恪
 等見卧內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
 事一以相委恪歔欬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
 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詔有司諸
 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治第館設陪衛
 羣臣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序諸法令有不便翌日權
 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

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為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
 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
 公安督融書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
 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
 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
 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
 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
 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
 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
 智寡任重謀淺誰為脣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遘有上官

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勅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專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

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耻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與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諸軍作浮橋渡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俛身緣過大笑之不卽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亦斬

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
恪陽都侯加荆楊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

二百匹繪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

明春復欲出軍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

維命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為時

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

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

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

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

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

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

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疆地廣互有救援謂此

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

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者劉景升在荊州有衆十萬

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與之力競坐觀其疆大吞滅

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半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

有智者不能復為畫計於是景升見子交臂請降遂為

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

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

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夫差自恃

疆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

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為吳禍況其疆大者邪昔

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
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
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
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夫
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
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
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
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
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
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

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
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
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
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
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
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
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
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
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
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彊欲刎頸

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冑生蟻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

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自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孰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

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
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
而耻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
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
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
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
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
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
入府館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
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

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
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勅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
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欲爲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
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
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惘
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
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
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
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
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輿有

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
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
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曰主上欲以嘗知恪
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
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
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
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躡
踏而還劔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
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
所齋酒吳歷曰張約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勸
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為邪但恐因酒食中人

耳乃以藥酒入孫盛評曰恪與胤親厚約等疏非常
大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恪性彊梁加素侮峻自不
信故入豈胤微勸便為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
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吳錄曰峻提刀稱詔收
非我所為乳母引亮還內吳歷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
稱詔與本傳同臣松之以為峻欲稱詔宜如本傳及吳
歷不得如恪驚起拔劔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
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
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搜神
記曰
恪入已殺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晁婢曰不
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蹙然
起躍頭至宇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
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志林曰初權病
篤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
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

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成謂
之失言虞喜曰大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
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
詢于芻蕘虛已受人恒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勳績莫著
沉呂侯國之元者智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
示劣見拒此元遜之跡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
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
頃首殿堂死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西
呂侯無對為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
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
六軍雲擾士馬環甲羽檄交馳實禕時為元帥荷國任
重而與來敏圍岩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
者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為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
所圖唯守與戰何可裕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
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修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
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禕今觀元遜之逆呂侯
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誠于後永為世鑒先
是童謠曰諸葛恪蕙葦單衣箴鈎落於何相求成子問

成子闔者及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
葬者依焉鈎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鈎絡帶恪果以葦
席裹其身而箴束其腰投之於此岡吳錄曰恪時年五十一恪長
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鳩
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聞恪誅專載
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
北走魏行數十里為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
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
及亡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
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

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
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
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遺漢祚
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
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
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復矜已陵
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
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
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
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
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聶躬持白刃梟恪殿
堂勳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徇示
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
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罵聲成
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靈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
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
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愔然且已死
之人與土壤同城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
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
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殞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

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一邑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樂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豫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歛葬遂求之於石子岡江表朝臣有乞為恪立碑以銘其勳績者博士盛冲以為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堅子之手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不可謂智冲議為是遂寢

敗書與滕胤曰當人彊盛山河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為鬱林太守友發

病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

吳錄曰友有膺吻少為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

送之翻與語而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為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黑子真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後為將討儋耳還拜丹陽太守年三十三卒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冑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為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冑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為吳王追錄舊恩封胤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儀容吳書曰胤年十二而孤單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哲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修勤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歎賞

為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

吳書曰胤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

劣多所匡弼權以胤故增重公主之賜屢加存問胤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悲苦之言對之

流涕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為太常與諸葛恪等

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即位加衛將軍恪將悉眾伐魏胤

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

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

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

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

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眾濟眾苟不悅君

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筭懷居苟安者也

而子復以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

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

何往而不克哉以胤為都下督掌統留事胤白日接賓

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吳書曰胤寵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

下委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嵩嵩生恭為散

騎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衛都

尉為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

都鄉侯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

節進封富春侯膝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自繇禹罪

不相及滕侯何為峻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胤

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吳錄曰羣臣上奏共推峻為太尉

統宜在公族若滕胤為亞公聲名素重眾心所附不可

貳也乃表以峻為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

矣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又姦亂

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

泄死二年魏母丘儉文欽以眾叛與魏人戰於樂嘉

峻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

還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與黃巾

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鐵貝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

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

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

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處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

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

皆難之有問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

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以得差步

凌功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阿

旨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征東與贊為前部合戰先陷陣

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

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

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知必敗乃解曲蓋叩綬

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為將破敵舉旗未嘗負敗今病困

兵羸眾寡不敵汝速去矣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

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為將臨敵必先

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

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緄恂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

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陵朝臣

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不從而功竟

不就其明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劉纂
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
胤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
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為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時
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緄

孫緄字子通與峻同祖緄父綽為安民都尉緄始為偏
將軍及峻死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
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
緄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
胤欲共廢緄緄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

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合眾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
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并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
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緄為
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緄緄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
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
融等不從胤皆殺之

文士傳曰華融字德純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蓋山下持皇

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蓋山下有華德純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溫為選部尚書乃擢融為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融子誦黃門郎與融并見害次子譚以才辯稱胤顏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胤引兵至蒼龍

晉祕書監胤顏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緄就公時夜已半胤特與據期又

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道故皆為胤
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緄兵大會遂殺胤
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

臣松之以為孫緄雖凶虐與
滕胤宿無嫌隙胤若且順緄
意出鎮武昌豈徒免當時之禍仍將永
保元吉而犯機觸害自取夷滅悲夫 緄遷大將軍假

節封永寧侯負責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慮與誅諸
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
緄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緄緄殺惇慮
服藥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
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基
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

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為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
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為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緄於是大
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
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
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為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為魏監
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
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
千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緄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
異不從緄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緄既
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眾自戮名將莫不怨之緄以孫

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緜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令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緜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緜亮妃緜從姊妹也以其謀告緜緜率眾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圍宮江表傳曰亮門侍郎紀密謀曰孫緜專勢輕小於孤孤見勅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任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

嚴整上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勅緜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宜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緜同堂姊避近泄漏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緜緜夜發嚴兵廢亮比朝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惠勢當先與紀謀不先令妻知也江表傳說漏泄有由於事為詳矣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緜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緜怒殺之漢晉春秋曰彝魏尚書令階之弟吳

錄曰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

臣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 典軍施正勸

休綝從之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曰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道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未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

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安未舊典遵集大王輒以今日二十七日禽尚斬承以帝爲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住道側綝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主於豫章綝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既卽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美諶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德慕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未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

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
 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曰
 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于朕躬以
 奉宗廟朕用慙然若涉淵冰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
 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德
 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為丞相荊州牧食五
 縣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
 軍亭侯閭亦封亭侯繇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
 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繇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左
 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

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
 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
 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繇分省文書或有告繇
 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繇繇殺之由是愈懼因
 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蓋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
 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吳歷曰繇求中書
 兩郎與知荊州諸
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休
 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將軍魏延說休曰繇居外
 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繇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
 與丁奉謀於會殺繇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
 言明會有變繇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繇益恐戊

辰臘會緝稱疾休疆起之使者十餘輩緝不得已將入
衆止焉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
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緝求出休曰外兵自
多不足煩丞相也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緝叩頭
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緝復曰願淡
爲官奴休曰何不以此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緝首令其
衆曰諸與緝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闔乘船欲北降
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斷其木而埋之以
殺魯育等故也緝死時年二十八休耻與峻緝同族特
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緝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

胤呂據蓋以無罪爲峻緝兄弟所見殘害可爲痛心促

皆改葬各爲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

沙太守逸事見陸瑁傳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

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爲會稽太守時琅琊

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結及休卽位徵興爲太常衛將

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

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成

唯興以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

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爲丞相與休寵

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
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於是興布廢
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俄彧
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州
道追殺之夷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
況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
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脩士操遵
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繼凶豎
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
之邪納萬彧之說誅夷其宜矣

吳志卷十九終

吳志卷十九

傳

三

吳志卷二十

晉陳壽撰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尚書郎去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為夏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吳志卷二十

樓

口監軍孫皓初復入為常侍與萬彧同官或與皓有舊
 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
 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旨時或迂意積以見責甘
 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
 不悅輦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
 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
 軍留平請不能得江表傳曰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
 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為力不同
 料其義云何蕃思維未答即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
 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
 威使眾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吳錄曰皓每於會
 因酒酣輒命侍臣嘲謔公卿以為笑樂萬彧或為左丞
 相蕃朝或曰魚潛於淵出水煦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

橫處非分也或出自自谿合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
 越三九之位大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
 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
 選下訕植幹亦何傷於日月過多見其不知量耳臣
 松之按本傳云丁忠使晉還皓為大會於會中殺蕃檢
 忠從北還在此年之春或時尚未為丞相至秋乃為相
 耳吳錄所言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
 為每互不同天知物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
 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為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
 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
 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
 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為監農御史孫皓即

位與王蕃郭連萬或俱爲散騎中常侍出爲會稽太守
入爲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或陳親密
近職宜用好人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
用玄爲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衛
正身率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迂皓意漸見責怒後
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
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
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
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恭已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

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
損聖慮陛下旣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
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
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無勝於樓玄玄清
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
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知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
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爲官擇
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已近亦可得皓疾玄名聲復獲
玄及子據付交趾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勅奕令殺
之據到交趾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步見奕輒

拜奔未忍殺會奔暴卒玄殞斂奔於器中見勅書還便

自殺江表傳曰皓遣將張奔追賜玄鳩奔以玄賢者不

忍即宜詔致藥去陰知之謂奔曰當早吉玄玄何

惜邪即服藥死臣松之以玄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

操無緣驟拜張奔以虧其節且禍機既發豈百拜所免

江表傳所言

於理為長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吳書曰邵賀齊孫休即位

從中郎為散騎中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為左

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

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

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

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於賢表

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質上下空

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

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

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秦魏

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

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

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貴而天下已平

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

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

過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
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
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
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
戮近鴻臚葛奕先帝舊臣偶有逆逆昏醉之言耳三爵
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
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
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
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
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侍寵放恣自擅威

福曰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
夫小人求人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
驅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
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
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
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
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
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
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
誦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

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敘俊又放逐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官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盪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已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憂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

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
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
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志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
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以恃苟我不
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殺函之阻德化不
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
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
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
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
變豐基疆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

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
樓玄謗致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
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
考于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
玄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邵子循字彥先
丁家祠流放海濱吳平還鄉里節操高厲童齒不羣言
行舉動必以禮讓好學博聞尤善三禮舉秀才除陽羨
武康令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
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踐三城
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萃出自新邦朝無知已恪
居退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
所為悵然臣等並以凡才累授飾進被服恩澤恭謙朝
未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
愚管謹冒死表聞久之召為太子舍人石沐破揚州循
亦合眾事平杜門不出陳敏作亂以循為丹陽內史循

稱疾固辭敏不敢逼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惟循與同郡朱誕不挂賊綱後除吳國內史不就元皇帝為鎮東將軍請循為軍司馬帝為晉王以循為中書令固讓不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勳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諮詢為一時儒宗年六十大興二年卒追贈司空諡曰穆循諸所著論並傳於世子

隰臨海太守

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

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

少好學能屬

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

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興隆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圃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

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
天物徒慕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
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
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
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
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
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
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
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
盱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及之行立貞純之名
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
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
兼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
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
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
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
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
兼棊局而習博奕矣假令世士務博奕之力而用之於
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
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

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爲黃門侍郎孫亮卽位諸葛恪輔政袁曜爲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祚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曜竟止不入孫皓卽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荅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未監護持之愈急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助茶菴以當酒至於寢衰更見偏彊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

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毫有以上報孤辱恩寵
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貪
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
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
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
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
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
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忘至微又
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
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

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
怖霍息乞垂哀省矐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
故又以詰矐矐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矐有誤謬數
數省讀不覺點污被問寒戰形氣吶吃謹追辭叩頭五
百下兩手自搏而華覈連上疏救矐曰矐連值千載特
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合天問聖朝
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矐矐愚惑不達不能
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敘至行不
彰實矐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悽悽見矐自少勤學雖老
不倦探綜墳典温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更

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游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捐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

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爲魏所并覈詣宮門發表日間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士棄

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
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
卽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
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上疏諫
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
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
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
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嘆息者六乃曰當今
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
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犬倫竊以曩

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土方剛漢之傳相
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
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
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
淮南齊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卧薪之
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
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
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疆
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
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

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
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
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
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層
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
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
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
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
盜無日今曾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
佳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飢乏之救惟

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辨若舍此急
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
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
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
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恠消殷興熒惑
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讜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
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
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
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
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

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覲白雀繼見萬億之祥實
靈所授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
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揚市
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往門行之神皆當
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
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
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
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巳土行
正王旣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
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
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
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
討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
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
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
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
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
力中原以定疆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因此乃
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
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疆大而忽農忘畜今

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
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
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
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
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
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悽悽昧犯天威乞
垂哀省書奏昭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
讓皓荅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
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
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

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
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
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
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
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
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
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
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
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
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

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王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一求已備民之二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

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

貸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
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
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
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海無虞
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
寒之本况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
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數年老勅
令草表覈不敢又勅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爲文曰咨覈
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
中熙光紫闈青瑣是憑慈挹清露沐浴凱風効無絲毫
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
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集其尤猥命草對潤被
下愚不敢違勅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覈前後
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
多不悉載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曠覈所論事章
疏咸傳於世也

評曰薛瑄稱王蕃器量紳異弘博多通樓文清白節操
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
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爲玄邵蕃一時清妙略無
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

過於曜而典詰不及也予觀數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
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
得免爲幸耳

吳志卷二十終

